

大明演義

【下 册】



单田芳自选集

单田芳著 单瑞林整理



单田芳自选集

大明演义

【下 册】



单田芳著 单瑞林整理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第一百零八回



小娃子进宫探真情 朱元璋变心毒众将

这个打仗一直延续了两天，明营是彻底胜利。回到了雁门关，见了朱元璋，纷纷报捷，朱元璋心里边跟开了两扇门一样，总算盼着今天了！不但给大家记功，而且令军师、大帅继续追剿元兵。以后这个仗好打了，都是零星的战斗。元兵现在皇上也没了，大帅也没了，成了残匪了，有的缴械投降，有的跑到塞外，有的流窜深山之中，躲起来不敢见人了。

朱元璋是彻底胜利，把胡尔卡金、胡尔卡银给提上来，朱元璋问：“你们现在服不服？”

两个人磕头跪地，说：“我们彻底服了！如果能把我们饶了，我们代表大元帝国永远称臣进贡。”

朱元璋恩待，把他俩放出去了。一个月以后，胡尔卡金、胡尔卡银、胡尔卡山代表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到朱元璋这里，前来请降。朱元璋在雁门关举行了隆重的受降仪式，这一天可太热闹了！朱元璋高坐在雁门关敌楼之上，威猛的三个王子，一步一磕头，一直磕到朱元璋面前，头上顶着降书，跪着交给顺表，向朱元璋表示：“从今以后，我们就是附属国，年年进贡，岁岁朝臣，永不谋叛。”

朱元璋当时宣布，取消大元帝国的称号，把他们改成瓦剌国，这瓦剌国比部落大不了多少，其他的地盘全划归大明的版图，这件事就算结束了。朱元璋经过研究之后，让常遇春统兵三十万，出任山海关的御总兵，让宁伯标带兵二十万，出阵玉门关和嘉峪关，把万里长城的边防任务交给两员老将，每人手下带着副将二十名。又让大帅徐达奏凯班师，先回南京安排后路。朱元璋带着军士和其他众将，暂时到燕京去住，等着南京的后事安排好了，再起驾还宫。

沿路之上，所过的州城府县一片欢声笑语，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可算把大元帝国给打倒了！老百姓这个乐就别提了！朱元璋是边视察边往回走，这一天来到北地燕京。现在虽然不能说马放南山，刀枪入库，但基本是太平了，也用不着



像战争年月那么紧张了，这些众将除了逛大街，就是到城外行围采猎，闲着没事。可是突然得到个不好的消息，军师刘伯温病了。大伙一听这个消息，心里“咯噔”了一下，心说：刘军师这身体挺好的，怎么突然病了？老少英雄纷纷过府探望。

常茂、朱沐英这帮年轻人这天来到军师府，进了后院一看，刘伯温仰面朝天在床上躺着，这脸上也不像有病的样子，有红似白，嘴唇通红，常茂就有点儿纳闷：“哎，我说军师，你没事怎么装病玩儿啊？看这样你也不像啊！”

刘军师口打咳声，晃晃脑袋，一摆手，把仆人们全都斥退，屋里没外人了，小弟兄围到他床边。刘伯温说：“常茂啊，你说我没有病，我有病！”

“啊？您哪难受啊？”

“我心疼。”

“心疼？我还头回听说。我说这心疼得怎么治？”

“哎，难治啊！”

“要难治就甬治了呗！等等就完了呗！”

朱沐英一听，踹了常茂一脚：“你，你说的那叫什么话？那那叫什么甬治？那那叫伸，伸腿瞪眼完！”

“去你的！你还不如我这文明。咱说正经的啊，先生您真有病？”

刘伯温点了点头。

“那有病，请个大夫看啊！”

“都请过了，药也用了不少，全然无效。”

“那可怎么办呢？吃药都不好使，还有什么招？军师，您说出来，您就吃天上的月亮，我们也给您够去！您要吃星星，我们也给您摸去！”

这一番话把刘伯温给气乐了：“那玩意儿能办得到吗？茂啊，什么药我都有，我就缺少两味药，这要有了，我心病就能治好。”

“是吗？那您说说什么药吧！”

“凤发龙须，要有这两种药我就能好。”

“凤发龙须，我说这人要缺德，得这病也特殊，那药也特别，哪有这种药啊？”

常茂他们找了所有的药铺，跟药房先生都打听了，人家一听，都扑棱脑袋：“啊，没有！”

他们又回来见军师，说：“这怎么办呢？”

刘伯温说：“你不用问了，没这种药，我这病好不了了！”

小哥们凑到一块，仔细研究研究，什么叫凤发龙须？小婊子徐方挺聪明，小圆眼睛一转：“我明白！”

“那你说说。”

“这有什么难的？凤发，娘娘的头发，就叫凤发。龙须，都说皇上是龙，他那胡子就是龙须。这有什么难的？明儿上朝，见着皇上和娘娘，要点胡子跟头发不就得了吗？”

“嗯！对啊，这小世子你真鬼啊！不过这玩意儿不能要，要这么一说，皇上跟娘娘给不给暂且不说，他们非心惊不可啊！我说世子，干脆你晚上睡不着觉，到皇宫里溜达一趟，把这两样玩意儿给鼓捣点得了呗！就凭你那贼头贼脑的，偷这么点玩意儿还不手到擒来吗？”

“哎，我说你把我贬低了啊！得了，为了军师，我就走一趟！”

他们不知道刘伯温的含义啊！那小世子徐方到夜间，先眯了一觉，到定更天左右，换了一身夜行衣，斜背百宝囊，背后背着镔铁鸳鸯棒，夜入皇宫。他没到皇宫来过，等到这一瞅，真阔气啊！五步一楼，十步一阁，楼台垫得金碧辉煌！心说：怪不得都想当皇上了，在这一住，真绅士啊！这皇上能在哪住呢？

徐方根据多年夜行术的经验，探来探去，就找到了万寿宫。这万寿宫是昭阳正宫马娘娘临时住的地方，等南京修好了，她们再走。

徐方把后窗户弄开，飞身跳进万寿宫。一看里头静悄悄的，就点着一盏蜡灯忽明忽暗，徐方瞅瞅这也冒光，那也闪亮，里边是珠光宝气。他一抬头，迎着门挂着块大匾，大匾上有四个字，写的是：乐在其中。这一个字比他那个头都高！不知道出自何人的手笔。这大匾是鸣鸡画风，九龙雕花，都镶着金，被灯光一闪，夺人眼目。这匾长有一丈二，高没有五尺半也差不多。徐方根据自己这个头，这分量，要在那眯着，还正合适！

“喇！”

他飞起身跳到匾后，在这眯着。心说：我得怎么下手呢？怎么也得等到皇上、娘娘睡觉，我拿小刀或者是剪子，弄那么点凤发龙须，不就完事了吗？这玩意儿不能惊驾。他刚上来这匾后的时间不长，就听外头脚步声，进来一帮太监和宫女，把这屋收拾干净了。又见对面红灯开道，马娘娘从外边进来了。小世子躲在匾后面，人那雕花往外吊线，看得清清楚楚。外边人看他，说什么也看不见。他一见，马娘娘面沉似水，没有那乐模样，别看打了胜仗了，不知她为什么发愁。往凤床上一躺，口打咳声，眼睛眨巴眨巴，不知道想什么。

约摸过了有片刻，她问一个宫女：“万岁爷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万岁爷在永安宫。”

“去！把万岁爷请到我这来，就说哀家有事与陛下商议。”

“遵旨！”

宫女们出去了。徐方一想：什么事？我也听听，要知心腹事，单听背后



言哪！

约摸过了有顿饭的工夫，就听外头有人喊：“圣驾到！”

圣驾到了。斑竹帘子一起，宫娥彩女左右一分，朱元璋迈步走进来了。在朱元璋身边还跟着个年轻人，这年轻人长得肉头肉脑，猪嘴獠牙，这嘴牙真难看！大厚嘴唇翻开着，长的是肉眼凡胎，头上顶着三岔束发金冠，身披龙袍，腰系金带。徐方认得，这正是东宫首爵殿下朱标，就是马娘娘生的那大儿子，现在是太子，也就是说朱元璋百年之后，这位就是皇上。

这爷俩在外边进来了，朱元璋就挥手，让其他人退出去，这屋里头就剩夫妻二人跟他儿子。朱元璋坐到床前：“娘娘，找朕有什么事？”

“我说陛下，您这人哪都好，就是这么优柔寡断的，我跟您商量那个事您做出决定没有？”

“现在为时还过早啊！”

马娘娘一听就急了：“陛下，怎么现在还早啊？要等着将来，可就全完了！我这里制订个计划，要奏明圣上。”

作为一朝的帝主，那家里的事非常多。现在朱元璋有皇后一名，东、西二宫两名，就是正式的夫人一共是三个。昭阳正宫就是马娘娘，这是原配的夫妻，从患难之中两个人相识的。马娘娘给他生了一儿一女，儿子叫朱标，姑娘叫朱碧云，就是那韩金虎的媳妇。翁娘娘给生了个儿子叫朱棣，还有个杨娘娘给生了两儿子，叫朱文、朱武。所以朱元璋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。

在封建年代，关于继承皇位的问题，是一大争端，往往因为这种事情，兵戎相见，互相残杀，在历史上屡见不鲜！朱元璋在这几个儿子当中，最喜欢的就是翁娘娘生的孩子朱棣。这朱棣排行老四，也就是未来的燕王，再往后说，也就是明朝永乐皇帝。对于朱标、朱文、朱武，他不太喜欢。这个大儿子朱标，从模样上长得是猪嘴獠牙，肉头肉脑，这个孩子不知道随谁，聪明劲、撒泼劲、全没有！连句整话都说不出来，三脚都踹不出一个屁来。朱元璋对他这种性情十分反感，认为这个长子白有了！不能让他继承王位，再加上一打仗，就没有立东宫首爵太子。马娘娘为这事挺着急，不管这朱标怎么无能，那都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。亲儿子要当了皇上，自己就是皇太后，到任何时候都保险，也没人敢欺负。要轮到这朱文、朱武、朱棣，不管是谁当了皇上，自己不是落到后娘手了吗？

她有这种担心，所以每遇上朱元璋，就嘀咕这件事，枕头风是“飕飕”紧吹，后来朱元璋一想：尽管儿子懦弱，毕竟是长子，他虽然念的书不多，也没短了听别人讲，废长立幼，取乱之道啊！历史上这种事不少，说喜欢二儿子，三儿子，八儿子，九儿子，把大儿子不用了，没这事！不然国家会起内乱。朱元璋一狠心：就立他吧！要不也对不起原配夫人。

在去年的冬季，朱元璋颁下去一道圣旨，把朱标正式立为东宫首爵殿下，明确了这个接班人。马娘娘对此非常高兴，但是随之而来她又担心了。她嫉妒四儿子朱棣，她一看，这朱棣特别聪明，也很会来事儿，一见着朱元璋是问长问短，朱元璋对他是特别喜欢。她又怕早早晚晚朱棣取代了她儿子朱标，这是内部的事。外部，她特别嫉恨田再彪、常茂、于皋、丁世英、朱沐英，她发现就这帮功臣，谁也惹不起！说打就闹，特别是常茂，鬼点子还多，性情还暴躁，动不动就想动武，之前在燕京，差点儿把朱元璋给收拾了！闹了个地覆天翻，妇孺皆知。

马娘娘这心里就种了块病。特别是在白羊关，抢先锋报号那时候，韩金虎和田再彪发生不睦，两派势力她看得清清楚楚，现在元人倒戈投降了，看来外部没什么事了，再下一步就是自己内部的争端。她一想：要叫我儿子朱标能立得住，要能服得了这些人，最好能把这帮人全都干掉！要留着，早晚是个祸害！所以她就跟朱元璋建议，一共商量十来多天了，让朱元璋想方设法，找个什么借口，给他们加点罪名全都处置了。

朱元璋说什么也没同意，认为媳妇出这主意是胡闹！现在好不容易盼着天下太平了，哪能现在捉弄功臣呢？前三天这夫妻为此还打了一架，把茶壶都摔碎了。外部的文武百官是不清楚，三天两人谁也没说话，马娘娘对此事更有反感。今儿晚上命人把朱元璋请到万寿宫，还要继续谈判。如果朱元璋不答应这个条件，她就要施加压力。正赶上徐方在这偷听，就听马娘娘说：“陛下啊，您怎么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啊？咱儿子朱标软弱无能，您说他能不能继承您的江山？陛下如果健在，不会出别的事，一旦百年之后，剩下我们孤儿寡母，那不干受别人的欺负吗？再说您这个人戎马生涯几十年，怎么学得妇人的见识？心慈手软哪！别忘了古人说的那句话，心慈念软留祸害，不毒不狠非丈夫！陛下，干脆您就答应了吧！”

这马娘娘无事生非，还真能说！列举了前朝历史不少典故，嚼破了足有半个时辰，最后把朱元璋说得闭口无言：“哎，那你说用什么借口呢？”

“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啊？找个什么辞还不行？”

“不不不，这叫胡来！常茂也好，田再彪也好，其他的功臣也好，为大明的江山社稷抛头颅洒热血，能找人家什么毛病？我实在想不出来。”

“你实在想不出来，我还有个招，不知道你能答应不？”

“你说吧！夫妻之间何必吞吞吐吐？”

“嗯，我跟国舅马兰、驸马韩金虎都商量好了，他们配了一种药，如果把这种药和到酒里，或者拌到饭里头，人吃了之后，是必死无疑！”

“你打算使八步断肠散？”

“不对，陛下您猜错了，要是八步断肠散，吃完之后当时就七窍流血，显鼻



子显眼，那不就露了马脚了吗？这种药比那个高明得太多了！比如人服用了以后，当时什么事也没有，第二天，多少有点发烧，第三天，又好了，第四天，有点呕吐，第五天，又好了，就这样断断续续，到七天才能毙命而亡。陛下请想，人吃五谷杂粮，哪有不闹病的？谁能想到是我们在酒里面下了毒呢？如果陛下能够恩准，我们就打算使这种招。”

朱元璋一听，这脑袋“嗡”的一声，心说：我这媳妇招还真多呀！背着我，跟驸马和国舅都商量好了，这就是逼着我点头啊！他还是没有表态，回过头来看看大儿子朱标。这朱标就在桌子旁边站着呢，看着父母商量事，脸上毫无表情，比那傻子强不了多少。

“朱标，我跟你娘商议的事，你听见没有？”

“儿听见了。”

“你看怎么好呢？”

“怎么都行，爹爹怎么办，儿就怎么听。”

“去！蠢材！你呀，就是为你！但凡要有点才干，能逼得为父走这一步吗？”

其实，这朱元璋思想也不端正，他确实替他儿子和后事着想。他一想：媳妇说得不无道理啊！我要在这，不管怎么说，这些人看在情面之上，不会多刺。如果我一口气上不来，就这帮功臣，谁惹得起？说造反就造反，说把我儿子江山推倒，就能推倒啊！他们既然能帮着我推倒元顺帝，别的事都能干得出来！

左思右想，最后朱元璋打定主意：“好！皇后啊，就依你说的办！”

“哎，陛下，这就对了！陛下啊，咱们计早不计晚，我看在北地燕京咱就可以下手。”

“皇后，怎么下手呢？”

“这还没主意吗？这不是元顺帝已经死了，全国也统一了，就利用这个机会，在燕京来个庆功大会。凡是咱们要干掉的人都列成名单，请他们参加，在凌烟阁盛排筵宴，他们不来则罢了，来了，就赐给他们御酒，喝了不就完了吗？”

朱元璋点了点头：“好吧！一切都按你的意思办吧！”

马娘娘一转身：“去！把驸马和国舅叫到这里来。”

这两个坏蛋早等着了，一听娘娘有旨，二人一先一后来到万寿宫，先见皇上，后见娘娘，垂手往旁边一站。马娘娘带笑开言：“金虎啊，马兰，没有背你们的话，刚才圣上我们都商议好了，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，你们明白吗？”

“是！臣遵旨！”

“臣遵旨！请示娘娘千岁，该什么时候下手？”

“后天吧！庆功的地点可以设在凌烟阁，关于怎么用药，怎么安排，你们先商量商量，速报我知！”

“遵旨!”

他们下去准备去了，小矧子徐方在大匾后头听了个真真切切，把徐方恨得牙根都痒痒，心说：朱元璋啊，马大脚，你们这对狗夫妻！一个好人也没有啊！事到如今，还没算太平，你们就想对人下手啊！行了，今天这凤发龙须我也甭盗了，速把这个消息报于各位英雄！

后来徐方找了个机会，从后窗户跳出去，就回了军师府。

他回来这阵，天已经亮了，正好常茂、田再彪、于皋、丁世英、朱沐英、常胜、常林、武尽忠、武尽孝他们好几十人都在这，围着刘伯温问长问短。正等徐方呢，一看门一开，小矧子从外头进来了。常茂先问：“我说那两味药整来没整来？”

“整什么啊，还药呢！人都快玩儿完了！”

因为他好开玩笑，谁也没在意。后来发现徐方气色不正，狗油胡也耷拉下来了，浑身汗也下来了，浑身上下“咚咚咚咚”直哆嗦。大家就知道真有事了，刘伯温就问：“徐方！”

“哎呀，军师啊！”

这徐方还不像常茂那样，想要说，往屋一看，人太多，恐怕把话走漏出去，趴到刘伯温耳边，把这事说了。刘伯温显着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，好像事先他有准备似的，点了点头：“嗯！妥了，我的病好了！”

“呀！没有凤发龙须你怎么就好了？”

“嗯！这比凤发龙须还好使呢！”

刘伯温心想：我早就知道有事，要叫别人到宫里去探听探听，这玩意儿是犯罪。找一个借口，需要凤发龙须，正好利用这一机会，把秘密探听出来。就算将来皇上知道了，也不犯太大的罪。

刘伯温赶紧起床下地，把常茂几个人留下，其他的人都打发走了。屋里剩下的人有田再彪、于皋、丁世英、朱沐英、常茂、徐方。刘先生并未隐瞒，就把方才的事讲了一遍，又叫徐方重新作了介绍。常茂一听：“哎呀！我们找他算账去！”

“轰”的一声，常茂站起来迈步就往外走。刘伯温气得：“茂啊！你留步！我话还没说完，说完以后再说！”

说什么也拦不住他呀！刘先生急得直拍大腿：“你这么办，不因小失大吗？”

于皋这帮人过去，死拉活拽，总算把常茂给摁住了。常茂气得直吐白沫：“我非他妈把马大脚那脚掰下来不可！她不是让咱喝药吗？我得给他们灌上，看谁死！”

刘先生劝半天，常茂这火才算压下点去。刘伯温说：“这么办，光听徐方说



了，咱不是不信任徐方，朱元璋他们这么办，不这么办，也许还有个变化，万一人家改变主意了，不害大伙了，那你怎么办呢？再者一说，现在咱们手中无凭无据，折腾起来，人家把眼一瞪，管咱要证据，咱怎么办？要究起来，徐方听的，谁给做证？咱们不就被动的吗？茂！你记住，办什么事情要求有把握。”

“嗯，对，这话倒是对。我说先生，要等有把握，那黄花菜都凉了！”

“哎，你们听我的，不管是今天也好，明天也好，他要传下旨来，在凌烟阁庆功，叫谁去谁去，但是这个酒可千万别喝。你们带个瓶子，把这酒捎回点来，然后找明白人验看验看，酒里边真要有毒，也就是说把握在我们手中，拿着东西质问他们，他们就无言可对了。”

“嗯！那也倒是挺有把握。先生，就听您的！”

刘伯温那是军师，能够指挥千军万马，这么点事还摆布不开吗？当时就给他们画了个道，每个人都牢记在心，最后，刘先生强调：“在事情没有发生以前，哪个人也不准走漏消息。谁要嘴有不严，捅了马蜂窝，唯他是问！”

“对！哪个人把事弄糟了，咱大伙就把他撕烂了！”

大家起了誓，各自回府。没过两天，果然接到圣旨，那上边大致的意思是：国家已经太平了，但这个太平是众位用血汗和生命换来的，为了表彰大家的功劳，特在凌烟阁盛排夜宴。皇上跟皇后要亲自赐酒，欢迎某人某人参加。

那上边开列的人名一共是十八个，头一个就是花枪太保田再彪，第二个就是雌雄眼无敌将常茂，再有就是于皋、丁世英、朱沐英等，凡是平常要闹事的，头上有角，肚下生鳞的，都在名单之内！常茂接着那个圣旨，心里就想：够狠的啊！都给列在上边。好！按着刘伯温先生的指示，大伙按时赴宴。

这一天，凌烟阁披红挂灯啊！等常茂众人来的时候，两旁边是鼓乐喧天，在凌烟阁前头有五百名御林军，都是身穿礼服，头戴花帽，十字披红。还有不少女乐，描眉打鬓，穿得跟花一样！驸马韩金虎、国舅马兰，一边一个在这恭候。常茂跟田再彪并马而行，其他的英雄在后边。

众人来到凌烟阁前面，甩镫离鞍，跳下坐骑，有亲兵把马匹接过，常茂他们都有话，这马任何人不能交他，每个人都有亲兵。连兵刃都保管得好好的，一旦打起来，上马抄家伙就干！常茂跟田再彪往里一走，韩金虎跟马兰跟喜面佛似的就接过来了：“来了！哈哈，常将军，田将军，奉万岁圣旨，在此恭候多时！哟，于将军，丁将军，大家都到了！”

“嗯，都来了！都来了！哎哟，驸马爷，让你操劳，我们于心不忍。”

“哎呀！理应如此，这算什么呢？各位为国家立下血汗大功，我在这跑跑腿又算得了什么？赶紧往里请，往里请！”

十八位英雄上了凌烟阁，一看，里边是金碧辉煌啊！摆着十八张桌案，后边

有椅子，每张桌子上金壶玉盏，全都有宫女在此伺候。有官员先过来了，挨个一指，谁坐哪儿，谁坐哪儿，这都是有规定的。十八位英雄按着座位坐好，先在这喝茶。马兰和韩金虎就在这陪着谈话。

约摸有片刻之功，酒宴排开。这个酒宴，真是丰盛！天上飞的、地上跑的，草上蹦的、水里游的，猴头燕窝鲨鱼翅，尽是好东西！回教之中有全羊酒席，全都摆上来了。

最后，就见韩金虎抱上一瓶酒来，这个大瓶子能装十斤！上头有红纸签，写的是皇封御酒。



第一百零九回



反众将射死大太子 游武庙骂走刘伯温

常茂用小眼睛一吊线，就明白了，来了啊！这常茂头发根发竖，气得这心“咚咚咚”就跳成一个个了。他一看，韩金虎抱着瓶子奔他来了，把瓶子往桌上一放，杯子拿过来：“我说常将军，要讲功劳最大，那得数老常家。其次是老胡家、老于家，是不是呢？这要敬酒，先给茂太爷您敬酒！本来皇上跟皇后要来的，因为有点事情晚来一步，由我先代替，咱先慢慢喝着啊！来！”

他给常茂满了一杯，然后给众人都满了一杯。常茂实在压不住火，一点手把韩金虎叫过来了：“驸马，来来来，过来过来！我有点事跟你说。”

“啊，什么事？”

“我说驸马，我不明白，平白无故的，开这个庆功会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哎，您怎么还不明白？旨意上说得清清楚楚，国家太平了，这个太平都是在座各位挣来的，皇上为了酬谢大家，以示慰问。先喝点酒祝贺祝贺，大型的祝贺，等回到金陵以后再说，不就这么个意思？”

“啊，没别的事？”

“没有没有。”

“这皇上想得太周到了！你看这么一弄，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。叫茂太爷这心里过意不去。我说驸马，你在白羊关也没少出力，哪能少了你的份呢？来来，你把这杯先喝了！”

韩金虎吓得一扑棱脑袋：“不！这，我可不能喝！皇上说得明白，皇封御酒就是赐给功臣的。”

“哎，你这话说得，我让你喝你就喝，你客气什么呢？”

丁世英和朱沐英看出来，一瞅要耍坏，这俩人推桌子站起来了，来到韩金虎左右，把韩金虎两个胳膊给架住了。韩金虎这小子一看情况有点不妙，心里还纳闷呢：难道走漏风声了？这是干什么？丁世英、朱沐英说话了：“哎，我，我

说驸马，你这人客，客气什么呢？你不喝，我，我们怎么喝啊？我，我知道你，你酒量大，拿杯不过瘾，干脆拿瓶子灌，灌得了！”

说着就把韩金虎给架住，拿着毒药酒的瓶子，对着他的嘴就灌！这韩金虎明白，这玩意儿喝了没治！没有解药。

凡是这种人，最爱惜自己的狗命，他能喝吗？他闭住气，拿舌头把嘴挡住，这酒还真没灌进去。韩金虎有能耐啊！这小子不是个草包，尤其今儿个他也急了，狗急还得跳墙呢！再看他两臂一甩，使一招狮子摆头万兽惊，也叫老龙抖甲。这劲可够足的！

“啊！”

两膀子一甩，把朱沐英、丁世英给甩出去了，正好这酒瓶子没拿住。

“啪！”

酒瓶子摔了个粉碎。这酒里边有毒啊，这一沾到地上，“滋啦！砰！”

只见一股蓝火，随即又冒起一股蓝烟来。韩金虎就利用这个机会，双脚点地，“噌”的一蹿，蹦窗户台上去了。他也不管外边是什么地方了，急了，脑瓜朝下，他就蹦下去了。也该着这小子命不当绝，那么高的楼，竟然没摔死他。一则他会点武功，二则底下有个大草垛，因为今儿个在这庆功，你不得烧火吗？临时搬来不少草，正堆积到这，这小子一脑袋正好扎草垛里头。韩金虎死中得活，站起来就跑！给皇上去送信，这事漏了！

他走后不久，凌烟阁里头就开了锅了！常茂这十八位英雄跟疯了一样，就找马兰。没找着马兰，就拿手下这些仆人撒开气了，把这些人揍得是鼻青脸肿。常茂一边打一边说：“没有好东西！一个好东西都没有！”

不知道发火怎么发好了！打了多时，朱沐英给出了个主意：“哎，茂啊，你别胡，胡来！冤有头，债有，有主啊！你打这些有，有什么用呢？找，找皇上去！”

“对！找无道昏君，杀了他！”

众人飞身上马，各提兵刃，就赶奔皇宫大内。这时候的国舅马兰也知道事情坏了，集合了三千御林兵，退归紫禁城，把城门关闭，在上头加强防守。常茂他们攻到紫禁城，见人就打，一直攻到城下，连喊带骂。

韩金虎跑进万寿宫，上气不接下气：“万岁！大事不好！”

朱元璋和马娘娘带着儿子朱标正在这用茶呢，朱元璋一句话也没有说，老觉着心神不宁，眼皮还有点跳。朱元璋心里就琢磨着：这事可别漏了，一旦要捅了马蜂窝，后果不堪设想！这马娘娘也是这么个心意，心里正念佛呢，但愿苍天保佑，神佛睁眼，这事平平安安能达到目的。

漫说世上没有神佛，就即便有神佛的话，能保着你干坏事吗？要不说人怎么糊涂呢！正这时候，韩金虎破门而入，嗷嗷这一嗓子，把朱元璋吓得一哆嗦，玉



杯落地，“啪！”把杯子也摔碎了。

“啊，金虎，出什么事了？”

“哎哟！陛下，不知什么人走漏消息，常茂他们知道了！”

“哎哟！”

朱元璋是大惊失色，好险没趴地下。马娘娘脸也变色了：“那怎么办？”

“他们都动手了，要造反了，眼看就打到皇宫内院来了！”

“哟！我的娘哎！”

马娘娘也没词了。东宫首爵殿下朱标，本来就软弱，一听出事了，把大嘴一咧，哇哇哭开了。把朱元璋气得，照着朱标屁股上就一脚：“你哭什么！你在这念丧经！这可怎么办？”

正在这时候，国舅马兰气喘吁吁地也跑进来了：“啊！陛下，可了不得！常茂他们攻到紫禁城，不容分说，领着人就攻打城门，这要杀进来，可坏了！”

朱元璋一看，完了！这件事，是自己非出面不可了！谁也制止不住。可出面说什么呢？这玩意儿理亏啊！他回过头来瞪了一眼马娘娘：“你呀！家有贤妻，男人不做横事啊！但凡给我出点好主意，也不至于落到这步田地。你等着，朕跟你算账！”把马大脚吓得也没词了。

朱元璋带着儿子朱标，顺马道登上紫禁城，手扶垛口往下一看，常茂他们不是一个人，十八个呢！每人手下都有亲兵，拿常茂来说，手下亲兵五十名。田再彪，手下亲兵四十名，这就是按身份和等级，有这种待遇。那十八个人，再带上亲兵，那也好几百人！这在底下一折腾，闹了个地覆天翻哪！把华表也砸了，汉白玉的栏杆也砸碎了，见什么砸什么。朱元璋安定安定心神，在上边这才说话：“茂啊！再彪！沐英！你们要干什么？朕在此！”

常茂一听，赶紧把战马带住：“吁！别打了！”

另外那十七个人都听他的，全都把马匹带住，拿兵刃抬头观瞧。就见紫禁城上高打一把九曲黄龙伞，伞下照着不少官兵卫队，太监宫女，正中央有个人，头戴九龙冠，身披黄袍，正是朱元璋。旁边站着个人猪嘴獠牙，头戴束发金冠，腰系金带，是殿下朱标。

再一看，韩金虎和马兰也在人群之中，不过这俩小子不敢公开露面，鬼头鬼脑地东钻一下，西钻一下，露了一个眼睛往下偷着看。常茂越瞅心里越有气啊！

“万岁！你干的好事！我们找你算账来了！出来！”

于皋更急了，用大刀一指：“无道的昏君！你出来送死！”

把朱元璋吓得一缩脖子，事到了现在，就是给他个不认账啊！要承认了还了得吗？朱元璋假装镇定：“茂啊，你们说的什么话呀？于皋，你疯了不成？你们这话是从何说起？跟朕算什么账？朕哪点对不住你们了？”

“啊！你还冤枉呢？我问你，今天这庆功宴谁的主意？啊？”

“朕的主意。”

“那就罢了！既然是庆功宴，你为什么拿毒酒害我们！”

“茂啊，说话可得凭良心啊！你说我拿毒酒害你们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谁说的？你把他说出来，朕一定问罪！”

“哎呀！你真能装糊涂啊！你说谁说的？你说的！就是你的毛病！你装什么好人哪？你在御酒里头下了毒药，想把我们十八个人给灌死，你当茂太爷不知道呢？你认为你背后说的话我们不知道？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！没有不透风的墙！你们事先就狼狈为奸，早都计划好了，还有那个正宫娘娘马大脚！叫她出来！”

常茂说着催马抡槊，奔紫禁城的城门了。“哐！”这就砸开了！把朱元璋吓得：“茂且慢！常将军且慢！你说的这话，我实在是不知道，你们能不能先回去，容朕仔细调查调查？如果把此事查清，再给众卿一答复。你们看怎么样？”

“你说你还装糊涂不说实话！”

“朕实在不知道！”

朱元璋自己一口咬定，把于皋气急了：“我叫你不承认！”

这于皋不爱说话，有个闷劲，再看他一抬腿，“格棱”把三停大砍刀挂上了，一摸走兽壶玄天袋，抽弓搭箭，拽出一支三棱透甲锥来。抵朱红，搭弦扣，前把推弓背，后把掖弓弦，“嘎吱，吱！”

把弓就拉满了，对着朱元璋就是一箭！心说：你装糊涂，我射死你！这一箭的箭力是非常大啊！这朱元璋是马上皇帝，又懂点武功，他光顾跟常茂说话了，没注意这个事。但是弓弦一响，他也听见了，朱元璋就知道不好，往旁边一扑棱脑袋：“哎哟！”

他还真躲开了！这箭贴着他肩膀过去了。城楼上那么多人呢，射不着他，还射不着别人吗？正好朱元璋身边站的是殿下朱标，东宫首爵太子。他也不懂得躲，光知道张嘴害怕。

“吱！”

这一箭是射中咽喉，东宫殿下朱标是死于非命！朱元璋一看呢，把儿子给射死了，“哎呀”一声，觉着头重脚轻，心口发热。一张嘴，“哇！”一口血吐出来了，朱元璋就昏倒在敌楼。这下可乱了套了！韩金虎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！

“抢救皇上！抢救殿下！”

一看，殿下一点气都没了。把皇上救回万寿宫，等经过紧急的抢救，朱元璋才缓过这口气来，放声痛哭：“啊呀！儿啊！”

心里说话：未曾害人先害己啊！那么眼前这个事怎么能平息呢？他想了个主意，把姐姐朱玉环，就是十王李文忠的母亲请出来，另外，把李文忠也给找出



来，朱元璋就求他们：“无论如何把常茂他们劝走，这事千错万错，是朕的错！现在我儿子命都搭上了，这也就够瞧的了！难道非推倒我的江山不成？你们问问常茂，真要叫我脱袍让位，好！我现在就到他们面前请死！”

这场风波闹了三天，找出不少说和的人来。刘伯温一看，够劲！能说要朱元璋的命吗？既然把大殿下都搭上了，这确实也就够瞧的了！你说害这十八个人，不是都没死吗？刘伯温把常茂他们找来，劝慰再三，劝了一夜，常茂他们这才点头答应，传下令去，这才撤兵，一场风波暂时告一段落。

就这个事，对朱元璋的打击可太大了！而且这身体也垮下来了，从这一天开始，朱元璋是不断地吐血，一直把他这条命给送上。

到了月末，元帅徐达来了奏章，南京的宫室全都修缮完毕，请驾还都。朱元璋这才离开北地燕京，率领文武百官赶奔南京。王府也都修好了，七十二家王府、军师府、大帅府，一切都竣工。等朱元璋回到内宫，仍然是身体不好，每天用药，把马娘娘可愁坏了！这天晚上瞅着朱元璋精神好一些，马娘娘就给他讲：“陛下，你说前者这个事，怎么漏的？”

“哎，朕到现在也不清楚！”

“陛下呀，你别看我没看见，我心里头跟明镜一样！”

“哦？这话怎么讲？”

“指定是那个牛鼻子刘伯温出的招！你看，常茂他们那么折腾，刘伯温没露面。后来一看，折腾得实在不像话了，这牛鼻子又露了面了。他只要一说话，这些人都听啊！我看罪魁祸首就是这牛鼻子刘伯温！”

朱元璋心里一翻个，一想：差不多！嗯！是那么回事。备不住他派了徐方、朱永杰进了皇宫，偷听我们的谈话，要不怎么对这个事这么清楚呢？韩金虎、马兰绝不会往外说呀！

打这么的，他就恨上了刘伯温。两口子一商量，要不把这牛鼻子给赶走，早晚是个事！这刚一动，那边就算计出来怎么回事了，这不好办！怎样对付刘伯温？手段不一样，朱元璋完全听马娘娘的了。正好这一天他身体不错，传下圣旨，听说武庙现在竣工，皇上要瞻仰武庙，让文武百官全都跟着去，还特别传下圣旨，让军师刘伯温随驾前往，那一般人谁知道？

这一天，净水刷街，黄土垫道。朱元璋乘坐龙辇，跟昭阳正宫，三宫六院全陪上，光这个队，哩哩啦啦就有二三里地长！等到了紫金山武庙，御驾停住，朱元璋徒步上山，刘伯温就紧随在身边，君臣二人边说边笑，从表面上看，一点摩擦都没有。等到了武庙附近，住持僧、五百多名和尚早就身穿法衣，在此恭候。见着皇上的圣驾，高诵法号，念起经文，木鱼法器齐鸣，香烟缭绕。朱元璋安慰几句，先要瞻仰瞻仰这座圣地，因为这座武庙也是随着七十二家王府一块修建的。这座大庙占地几十

亩，耗费金银上百万两，修得金碧辉煌。

朱元璋停身站到武庙前头一看，三道山门，横挂一块大匾，左、右一副对联，这副对联出自左班丞相李善长之手，那是笔走龙蛇，够个大书法家！上联写的是：剑气冲霄汉，赤胆丹心安社稷。下联配的是：文光射斗牛，六韬三略定华夷。正中央的大扁是蓝底金字，武庙圣地。

三道山门大开，朱元璋迈步走进圣地。他进庙一看，一边有一个塑像。上头这个塑像，跟活的一样，这人是头顶黄金盔，披挂黄金甲，胯下黄骠马，掌中熟铜锏。下垂手这个塑像，就见这个人头顶乌金盔，披挂乌金甲，胯下乌骓马，掌中十八节紫金鞭，长得是阔口咧腮，相貌十分凶恶。

朱元璋看看，就问刘伯温：“先生，这武庙是经谁手修建的？”

“陛下，我请了一个高人，叫姚广孝，也是个出家的僧人，是他经手修建的。”

“哦，修得不错！那么请问这左、右二将，是何人？”

“回陛下，上垂手黄脸的，就是隋唐年间了不起的英雄秦琼秦叔宝，家住山东济南府历城县专诸巷。下锤手这个人就是皂袍将军尉迟恭。”

“哦，那怎么把神像塑到这来了？”

“陛下，后来传说这两位升为门神，在武庙之中让这二位把门，意思是说邪恶者不能侵入。”

“哦，好！太好了！取香来！”

有太监把香火准备好了，朱元璋亲自捻香，朝拜秦琼和尉迟恭。皇上干什么，别人得跟着，众人也学他那模样朝拜。这才走到头层院呢，朱元璋往院里一看，这怎么回事？光天化日之下，院里塑着两尊神像，上垂手这位，头顶洒金，身披箭袖，腰扎大带，胯下也骑匹黄马，手中提着金背七星刀，怒视前方，好像是踌躇满志的样子。下垂手这位，银盔素甲，白马长枪，那马的前蹄都给扬起来了，好像要飞越大江之势！朱元璋看完不认得，问刘伯温：“先生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两位是谁？”

“陛下，上垂手这位，扎巾箭袖，手提金背刀，非是旁人，正是隋唐年间了不起的英雄勇三郎王伯当。下垂手这位，银盔素甲，白马长枪者，就是威震今古的常山赵云！”

“哦，先生，这二位怎么塑到院里了？难道殿中没有闲余的地方了吗？”

“不是，陛下您猜错了，当初姚广孝修这座武庙的时候跟我商议过，说这两位古人身上都有点毛病，别看进了武庙，还没有资格进入大殿，故此塑到院内。”

“哦？什么毛病？”

“哈！当然这都是传闻了，勇三郎王伯当，先保瓦岗寨程咬金，后来又保了

